

编辑 邱海泉 校对 屠会新
电话 67655539 E-mail: zrbq@163.com

人在途中

老公的压岁钱

李玉顺

晚上7点多,老公居然从乡下赶了回来,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。要知道,今天并不是老公例行的“探亲假”,按照惯例,今天的他该是留在乡下陪伴婆婆的。

一段时间以来,由于公公病逝,乡下的房子还没来得急处理,只好暂由孤身的婆婆代为照管。婆婆身体不是很好,为防意外,老公便隔三差五地陪在那里,一星期只回城里看望我和儿子两次,我把这称之为老公的“探亲假”。

老公走进屋,趁孩子出去补课的空当,对我做了个爱抚的动作,然后神秘地打开一个红色包包,笑呵呵地喊着我的乳名:“橘子,这是我送给你的压岁钱,记得收好啊……”

“什么?压岁钱?还没到大年三十呢,送什么压岁钱?再说我都这么大了……老夫老妻的,真是!”我一边大声地嘟囔着,一边好奇地打开红色包包,哈哈,1000元钱!我高兴得用力朝老公的前胸捶了一下,却弄得手臂酥软……

记得去年的春节,我曾埋怨着埋怨老公,长这么大还没收到过一份压岁钱呢。小时候家里贫寒,父母自然没有多出来的压岁钱送我;如今的日子好了,逢年过节的时候,便只记着送别人压岁钱了,这辈子的压岁钱,没想到,一句玩笑话居然被不会制造幽默的老公记住了,他还一本正经地将所谓的“压岁钱”用红纸包好赠我!

老公坐在床边,亲昵地对我说:“这是我的年终奖!我自然不能在三十晚上单独送你,妈妈和儿子看到后,会笑话我们的!这可是我的私房钱啊,特意给你准备的,喜欢什么就买点什么吧!一大年下来,老婆够辛苦的了!”说完,他轻轻搂住我的肩……

老公的一番话,竟勾起我满眼的泪水。仔细想来,结婚这么多年,我和老公的工资一直放在一起,靠它吃饭、养家,日子过得虽不富裕,却很踏实。我们凭借自己的劳动,先是住进了平房,既而住进了楼房,并一步步迈进大城市的生活之列,虽然时而感到生活拮据,却从未彼此抱怨。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,我们总是习惯着往后看,喜欢追忆父辈们走过的苦日子,于是,我们就会变得乐观而知足,并总能透过阴霾看到前进路上的点点萤火……

城市空间



住久见人心

刘文静

一年前我搬到了现在的小区,租住在一间小房子里。这个小区地处闹市,生活便利,但是人员复杂,曾经发生过多起偷盗事件。朋友们一再提醒我,不要和陌生人说话,不要露财等等。我也就摆出一副请勿交谈的姿势,回到家就关上房门。因此,一年过去了,至今还不认识那些邻居。

上个月我去外地出差,一走就是一个星期。当天抵达出差地点的时候,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。一个自称张先生的人告诉我,我家来了一个亲戚,等在门口,很着急。我的第一反应是遇到了骗子,就问他是谁。他说是楼上的邻居。即使是邻居,也不会有我的联系方式啊。我又起了疑心,决定不再理会他。

这个张先生把电话给了我的亲戚,亲戚喊了我的小名,说一下火车就被偷了,好不容易找到我这里来,偏偏我又不在家。怎么办啊,亲戚在电话里着急,我也急了。

还是那个张先生,又对我说了,既然确定了这是你亲戚,那我就给你帮个忙,我给他一点钱,先去吃顿饭。

我对张先生千恩万谢,终于放下下心来。等我回到家的时候,亲戚已经带着借来的钱离开了。我拿着钱和一点礼物去感谢张先生,张先生是一位中年男子,很客气很和蔼。我对这个邻居产生了信任感,以后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,慢慢亲近起来。

冬天到来的时候,为了通风我没有关紧阳台的窗户。凌晨时分小偷进了我的屋,在我的房间里摸摸索索,弄出来的声音惊动了。我条件反射地大声惊叫,小偷被我的叫声吓得立刻逃跑。看着他抱着我的笔记本跑了,我想着里面保存的资料,心疼地追了出去。

凌晨4点,正是大家睡意正浓的时候。一般人即使在这个时候醒来了,也不会多管闲事吧。我都心灰意冷了,追到楼下,却看见两个人影冲了出来,跑在我前面。他们毕竟是男人,体力好,把小偷追得紧。小偷害怕了,就扔下我的笔记本,跑了。

抱着失而复得的笔记本,我感谢那两位楼下的邻居。他们连我的名姓都不知道,只是说,都是邻居,应该互相关照。

现在,我开始跟他们打招呼,不管认识不认识的,见面给个笑脸点个头,他们也用笑脸回应着我。每天忙到筋疲力尽回到家里,看着一张张友善的笑脸,听着一句句温暖的话语,真好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心灵驿站



近在心底

任解慧

突然脚伤,深秋的旅行,成为了许多的遗憾。近处的风景,也只能倒在车窗后面,弱弱地看。不得拍照,竟然觉得空空的无力。

对于风景,不知为何,不知何时起,人仿佛离了相机,便离开了某种凭借。说不清眼睛与相机,哪个更有收容风景的能力。快门的次数代表喜欢,也代表着一种不能常拥有的遗憾。

世相百态

种在花盆里的名字

李晓丽

她爱红酒,他爱白酒,两人在酒会上相识,因酒相爱,进而走进婚姻。婚后,他们的爱情如红酒般浪漫,如白酒般浓烈。

很快,他们有了一个女儿。但在女儿妮妮4岁的时候,他们离婚了。女儿她带着,他月底来送女儿的生活费时,三个人才会坐下来吃顿饭。

每当她消失的时候,女儿总是问她:“爸爸去哪儿了?”“出差去了。”“爸爸什么时候回来?我想爸爸!”

“等到花盆里长出爸爸的名字时,他就回来了。”有一天她正在浇花时,就这样回答女儿。她有些失落,但又不想让天真的小女孩过早地知道生活的残酷。

花季雨季

带走的钥匙

陈勇

他和她邂逅在火车上,他坐在她对面,他是个画家。他一直在画她,当他把画稿送给她时,他们才知道彼此住在一个城市。两周后,她便认定了他是一生的所爱。

那年,她做了新娘,就像实现了个梦想,感觉真好。但是,婚后的生活就像划过的火柴,擦亮之后就再没了光亮。

他不拘小节、不爱干净、不擅交往,他崇尚自由,喜欢无拘无束,虽然她乖得像上帝的羔羊,可他仍觉得婚姻束缚了他。但是他们仍然相爱,而且他品行端正,从不拈花惹草。

她含着泪和他离了婚,但是带走了家门的钥匙。她不再管他蓬乱的头发,不再管他几点休息,不再管他到哪里去、和谁在一起,只是一如既往地去收拾房间,清理那些垃圾。他也习惯地间断地

万家灯火



读懂父爱

青衫

这次回家看望父母,他们明显的老了许多,特别是父亲,腰更弯了。父亲还有一点明显的变化,就是话多了,特别多。

在我记忆里,父亲是沉默寡言的人,往往是一声不响地坐着,或者看书,严肃得我不敢靠前。我曾经悄悄地和母亲调侃:父亲的座右铭一定是“沉默是金”。母亲却说:你不懂父亲,别看表面,其他的心肠最软,心最善。

每次家长会都是母亲去,我可以和母亲海阔天空地聊同学,亮爬上来。我不禁朗声唱起来,那许久不唱的老歌。

我抱着伤了脚,一边唱歌,一边斜倚在这风景后面。晚风吹过宁静的湖面,吹过这深秋涂抹的画卷,吹过我久已不曾如此认真地看风景的眼,也吹过那春至秋临云淡风轻的心田。

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,直到湖睡了。没有拍一张照片,这满湖的秋,满湖的风,都载进了心与目。

只是秋的一角,只是安静的一个时辰。许多年后,当许多风景都淡去的时候,这一个秋的这一片湖岸,那个傍晚的那个月亮,会一直特别。

走过一些地方,看过一些风景,也走过许多上车睡觉下车拍片的旅行方式,人们在程式化的复制里,看着相似的风景,踏着相似的步履,拍下相似的图片,甚至带着相似的笑容,哦,已然多么无趣的画面。

有时候,其实我们需要的,只是将风景从相框搬进眼眶的心灵的回归。与其让景物成为文件夹里一个个来不及整理的数字堆陈,不如让远处的风景,近在心底。

一路上,不只是隔着相机看风景,而是怀着心底那份天真与温柔,慢慢走慢慢看,于是,每个时刻,每个地方,都是生命中的良辰与美景。

他的眼睛有些模糊:“妮妮,你是怎么学会写爸爸的名字的?”“这个呀,那天你签名的时候我看见了。”女儿把离婚协议书摆在了他面前。

他的心一阵疼痛,眼前一片模糊。“爸爸,不哭,我去给花盆浇水好吗?妈妈看见这张纸时也哭,她一哭,我就去给花盆浇水,想让你早一天回家。”

“妮妮,爸爸和你一起浇水,让名字快些长出来好吗?”面对女儿纯真的脸,他终于坚定了复婚的决心。

3天后,她出差要回来了。他叫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妮妮:“你种在花盆里的名字开花了,花朵上长满了爸爸的名字,我们把那朵花送给妈妈好吗?”

她推开门,一大把玫瑰迎接了她:“王珂错了,我爱你!”

光临,也比在婚姻中更浪漫地爱她,什么烛光晚餐、远足旅游、玫瑰花床,她都不是在恋爱和婚姻中享受到的,而是在现在。

后来,他终于成为有名的艺术家,那一尺尺堆高的画稿,变成了一打打花花绿绿的钞票,她帮他经营帮他管理帮他消费。他们就一直那样过着,直到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。弥留之际,他拉着她的手问地,为什么会一生无悔地陪着他。她告诉他,爱要比婚姻长得多,婚姻结束了,爱却没有结束,所以她才会守候他一生。

是的,爱比婚姻的长度要长,婚姻结束,爱还可以继续,爱不在于有无婚姻这个形式,而在于内容。

在炎热的工地不舍得喝,拿回家给我煮的;冬日里夜晚学习时灶膛里通红的炉火,是父亲在院子里用力劈柴得来的;父亲眼里那件十七元钱买的“高档”毛衣,一穿就是十几年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父爱了呢?是我第一次离家求学时,是父亲给我写的第一封家信,有谆谆教导,有悉心嘱咐;每一次回家时父亲默默张罗一桌好吃的,把土炕烧得热热的;从他自豪的眼神里,因为她有个读大学的女儿;返程时,长途客运站有他久久站立的身影。这些年,这些爱,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始终萦绕,伴我成熟。

人的一生,是不是总要充满遗憾?年少时,父爱周身围绕却体会不到;而今离家千里,终于懂得了父亲,父亲却老了,老到不能吃硬食,老到怕冷也怕热,甚至老到习惯了唠唠叨叨。

眼前的父亲,虽然满脸笑意,笑声明朗,但难掩他的不舍。我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,强烈地感到后悔,后悔为什么把家和工作安在千里之外。当我们在外打拼的时候,父母正被岁月吞噬,倾尽毕生所有为孩子缔造一个美好的前程,不屑我们的任何回报。

而我能做的,只能是尽我所能,在每一天里,每一声问候中,染绿您的心情!

我自责地说:“我一心全在爸爸身上,也没留神到她的异样。计程车找人太不方便了,我们得找个司机。”

我给大姐打电话,她说正在和客户吃饭,我只能又给陆励成打电话:“你在做正经事吗?”“一个人在吃饭。”

“回头我请你吃饭,现在能麻烦你做一下司机吗?麻辣烫失踪了,我们必须找到她。”

“宋翊难道不是她的磁铁吗?你把宋翊往海里一立,她就会如铁块一样,不管遗落在哪个角落,都会立即飞向磁铁。”

“事情很复杂,我没有时间和你解释,你究竟帮忙不帮忙?”

他说:“我立即过来,你在哪里?”

“林清楼下。”二十分钟后,陆励成的牧马人咆哮着停在我们面前,我和宋翊立即上车。

“去哪里找?”我想了想:“先再去一趟她的家。”

家里,没有人。宋翊一直不停地在她打她的手机,手机一直关机。我打了所有和她关系稍好的朋友的电话,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。

去她和宋翊常去的酒吧,老板说没来过。

无奈下,我把所有她爱去的酒吧和夜店的名单列出来,一家家去找。我们在人群中艰难地穿行,大胆的欲女们借机用身体摩擦着陆励成和宋翊,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挑逗的,既不拒绝,也不主动,只不过步子绝不停留。宋翊脸色铁青,用胳膊近乎粗暴地挡开每一个人。

后来,我们还去了一家同性恋酒吧,陆励成绝倒:“你和许怜惜的生活可真丰富。”

“我们俩很好奇,来过几次,麻辣烫喜欢喝这里的一款鸡尾酒,所以我们会来。”

以前我和麻辣烫来时,无人管理,可这次所有人都对我们行注目礼,只是不知道他们看的是陆励成还是宋翊,有男子端着酒杯想过来搭讪,可看清宋翊的神色后,又立即离开。

等从酒吧出来,已是深夜两点,我累得实在不行,脚痛得再走不动,直接坐到马路沿上。

陆励成说:“这么找不是个办法,北京城里到处是酒吧酒店,她若随便钻到一家不知名的店里,我们找到明年也找不到。”

宋翊又在给麻辣烫打电话,仍然是关机。他却仍然在不停地打,不停地打,我看不下去,说:“别打了!”

他猛地手机扔出去,手机砸到墙上,变成几片掉到地上。机器人般的女声重复地说着:“对不起,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对不起,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……”

陆励成走过去,踉跄一脚,声音戛然而止。

夜色,变得宁静,却宁静得令人窒息。

宋翊抱着头,也坐到了马路沿上,我看着远处的高楼发呆。麻辣烫,你究竟在哪里?一弯半月浮在几座高楼间,周围的灯光太明亮,不注意着都不会发现。我跳起来:“陆励成,开车!”

宋翊仍抱头坐在地上,我和陆励成一左一右,把他拽上车。

“去哪里?”“去我家,我以前的家。”

陆励成很是诧异,却没有多问,只是把车子开得风驰电掣,大街上的车辆很少,不一会儿,就可以看到我住过的大楼。

寂寞清冷的底色上,一个乌黑长发、红色风衣的女子靠着一根黑色雕花灯柱,抬头盯着天空;迷离忧伤的灯光下,夜风轻撩着她的头发,她的衣角。

我示意陆励成远远地就停下车,宋翊呆呆地盯着那副孤单忧伤的画面。

“麻辣烫告诉我,她第一次见到你时,你就站在那根灯柱下,她告诉我你就像油画中的寂寞王子,你的忧伤让她都有断肠的感觉。我想她应该一直在好奇你为什么忧伤,她一直在努力闯入你的心中,不管是她发脾气,还是盗用密码偷看你的相册,她所想的只是想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麻辣烫的父母反对你们在一起,说个底话,我也反对。”

陆励成深深看了我一眼。

“我反对不是因为我自己,而是你对麻辣烫太不公平。她不是你赎罪的工具,更不是许秋的替代品,你知道吗?麻辣烫很许秋!”



最美的时光

连载

此后,林若兰打了无数个电话给徐世伟,都没有人接。原来,徐世伟的手机在车祸中丢了,而徐世伟也失忆了——选择性失忆,单单是不记得林若兰这个女人了。

林若兰拿着纸巾不停地擦眼泪,这么多年了,她每次想起那天徐世伟用刀子划他自己的身体时,心都会很疼很疼,泪就会怎么也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柳含烟握着她因哭泣而颤抖的手,轻声细语地安慰道:“谁都会愚蠢地对待过爱情。”

“柳含烟,求你一定要帮我,我现在找到他了,他根本就不记得我了,后来我才知道他车祸了,把我给忘记了,我本想提醒他的,可又一想,不如重新认识,恰好,他也没婚。现在我怀着他的孩子,我不能失去这个孩子,因为他……他就

“为什么就不这样算了?”柳含烟试探性地问。林若兰想也没想地说:“我爱他,当他离开我之后,我才发现我竟然是那么的爱他,习惯了对我好的好,我无知地把那当成是应该的。现如今,既然命运安排我再遇到他,我怎么能再次放手呢?”

“你凭什么相信我会做得让你满意?”

“因为你愿意帮助别人,我看到有很多人向你求助,你都很细心地帮助他们。”

“我是为了钱。”

“有些人为了钱,做尽了损人不利己的事。”

柳含烟从包里拿出一支笔和一张纸,迅速地写下了自己的银行账号,递给林若兰说:“你说的,一次性付清,付钱后,把他的工作地点和爱好发到我的邮箱。”

“我们能先签个协议吗?签好后我再付款?”林若兰在公司里上班那多年了,凡事都习惯走流程。

“行,那你先准备协议吧,我先走了,再约。对了,这单你请吧?”

“好!”

第二天早晨,徐世伟9点出门后,林若兰连忙从床上爬起来,穿戴整齐后,就先去了银行汇款,然后去了那个咖啡厅,才十点半,柳含烟已经到了。

“来这么早?”林若兰说着,就连忙把汇款凭证放在柳含烟的面前。

柳含烟喝了一口啤酒,看着汇款凭证说:“我昨天来得比你早,远远观察了你一会儿后才走过来的。”

“你怕我是坏人?”

“坏人总不会先说自己是坏人,好人也是如此。”

“给,这是协议,你先看看。”林若兰笑了笑,想必她长得不是个坏人,不过,她看柳含烟也不像是坏人。

柳含烟看了一遍,像是自言自语地说:“不准跟他上床还重申了一遍?我又不是妓女。”

“我是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,希望你能明白。”

“明白,不过我也要先观察下他是不是坏人,他的地址与爱好吧?”凭她的精明,柳含烟怎么会不明白一个有钱但没有青春的女人的担心与害怕呢。

“他骨子里是个善良而正直的人,只是,对待女人时,可能会……”林若兰没再说下去,她不由得叹了口气。

“他是我或坏人,别人说的不算,只有我自己说的算。”柳含烟知道,现如今有很多人是在徘徊在好人与坏人边缘的,并且徘徊不定,时好时坏。

零点十分,柳含烟站在阳台上吸烟,盯着空荡的城市,夜晚比白天还要让人没有安全感。

颜浩林问:如果以后没有我在,你会不会快乐起来?

今天,是柳含烟25岁的生日。这里是北京,她从上海来。

那还是17岁的初夏,柳含烟还在上海,她总以为如果在孤单的时候,就应该找个人说说话。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人,他就是颜浩林,他们时常在网上聊天。

颜浩林在北京,经常对她说:来吧,你需要我。

柳含烟没有朋友,不合群。颜浩林说:这样可不好。

柳含烟后来想,若是我有朋友,我还会如此疯狂地渴望与你在一起吗?

那天,颜浩林又说:来吧,我在北京等你,你不应该待在一个不快乐的地方。

柳含烟同意了,颜浩林后来说,他高兴得一夜无眠。

成全

今夕夕 著



成全

成全